# 淇園文集

四

序

145
18
100

東京圖書館

和書門
詩文類
一四五
三三函
四四架
一〇〇號
一八冊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淇園文集 12巻後編3巻』 請求記号 145-100

ガラス使用

皆川愿伯恭著
男允校

## 序

### 送兒島士恭序

兒島生從予游者且三年而其親老矣是次將歸而求其所以侍養之者焉余嘗視其爲人質直而剛毅篤志好學蓋有所否塞則激烈奮發以究其義雖違忤而不肯寢通而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淇園文集 12巻後編3巻』 請求記号 145-100
ガラス使用

後已及見所未見之書與所未識之義不讀且研則不舍焉是以其所涉者頗博矣其所聞者頗廣矣然又其年尚少而善病矣余遂因其行而謂之曰凡物有所長而所短從焉劒利則缺齒堅則弊人或知其所長而或未能知其所短是患也不可不察焉記曰人莫知其苗之碩言蔽所愛也知人之所蔽而弗告者不忠也吾將告之矣夫勇於讀書與研

義者是子之所長者也而其善病者抑子之所短者也蓋其激烈奮發之氣固以培於其所善病者矣子將歸而求其所以侍養親者而其爲若是者大不可矣子年尚少矣道者終身而業之矣學者終身而勤之矣亟於讀究而如不之及者失其宜矣頹子之養其性長其壽氣志清肢體健足以能盡於其勝下之所當待養也是故凡子之氣有時憤然悱然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淇園文集 12巻後編3巻』 請求記号 145-100
ガラス使用

忼然欝然者雖乃讀書令緊却之優柔寬容乎勿苟且促焉勿苟矯拂焉但擇入之所善者而力行之而已然後從容乎有餘間以讀書以究義則豈不可哉余欲望子於他日之所就者也遂書贈

送廣子駿還鄉序

子駿西播英士也先是嘗游學來京師居數年而歸歸則其鄉黨隣里窺其所成者皆大驚父老率子弟造門請訓導者相踵至焉然而子駿顧未足其業也不欲以教之而畫其所服習也自其季弟子驛者又益勸之來京師子驛乃執束脯於我學大與世所有異而子驛不以爲怪既已受業叩問是勤居數月會其家計音至子驛急奔號哭於道路而歸蓋方是時前所受之業皆壞也及除喪閒纔自脩復之而時々質其所疑者於子駿子

駿於是始聞我學而大悔之初子驊介於其族在京者井上士嘉士嘉雅從予游子駿因寓書於士嘉一叩以其說之詳士嘉乃報云三代之遺也非夷所知者矣子駿得報愈益怪之而欲盡其詳而後安也然而子駿已當家而有田畝數百頃家口二十人皆日待子駿之指使矣然而子駿雅志篤於道矣自得士嘉之報其心抱疑而寤寐不安矣乙酉春三月竟詭言脫身來京師見於士嘉而叩其義士嘉乃與相論辨蓋初悟中疑而終服則以爲此信三代之遺也於是亦遂介而見於我然而以其詭言來故不可以久淹也留三日獨聞其大旨而歸丙戌春二月重來則請而寓於我家之西齋乃旦而受業晝而講習夜則思之及明復質其疑於余其孜孜勉勉如此者凡一月而盡受所謂三代之遺者九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淇園文集 12巻後編3巻』 請求記号 145-100
ガラス使用

八索之學而後歸歸將復益習之得其道而後止矣嗟乎吾嘗接四方之學者多矣而未覩其精勤篤志如子駿者於是及其歸遂書我所嘉者以與之

## 送藤藁歸丹波菟部序

稱天曰無不覆稱地曰無不載其謂當或不覆載者何也豈謂天下之所至醜者邪天地之於萬物也無不生之

其死者生生之機自盡於其中者也已天地未嘗奪其生而速其死然則彼以無不覆載言天地者其爲量尚小矣道存於天下時而顯時而微未嘗有息矣君子得位則振其綱不得位則藏故曰天地閉而賢人隱而今學者以文博其知或不以治於身而以治於人不以脩於德而以脩於言於是好揚物之惡矜發事之臧否惡者因受其戮否者因受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淇園文集 12巻後編3巻』 請求記号 145-100
ガラス使用

其罪罪戮者人之所惡也奪其生而速其死者天地之所不爲也若此者殆與君子之義乖矣蓋天有四時物遇春而生得夏而長及秋而槁至冬而死主乎四時之運者曰神神亦使其生者自生死者自死而已人君則之用其刑賞亦任其自生自死者而已豈奪其生速其死而以爲君乎是故士得其位行其政則其善惡臧否不可不論而治矣若夫不



在位而議不得政而用不得任而爲不得問而語皆淺隘小人自招其禍之道也耳今或舉衆之所不議而議舉衆之所不指而指舉衆之所不斥而斥皎々然獨潔於其身夫潔其身者豈不可哉然而以身爲衆人之表的豈不危乎是以君子國有道則其言不廢國無道則卷而懷之獨内省不疚而已至於潔身以疵物美已而醜人則君子不爲是故言

不可不慎也行不可不擇也士或爲邦政或在下位或食於藝或隱在野而苟其與人交與人言者皆不可不以慎此言也丹波菟部藤蒙嘗學於余而其爲人耿介有古人之風及其將歸也書此以贈

## 送小島龍歸林田序

先是小島生之寓於予塾也余方訂短長之書蓋與史記韓非呂覽鴻烈等諸書相比校其文字訛誤闕脫所糾正補綴者頗多當時余與諸生談屢輒及其訂正之事矣其後生遊三年歸鄉而余稍厭短長書甚尚譎僞乃遂廢其業而不敢復與諸生言其書也今玆辛卯秋生復來遊京則以校短長書乞於余而曰此固祖訴權變可畢之書耳雖然東漢已降之言乃轉易之名與移遷之義率居十五六苟非次博故則莫之能救如此其文獨

非二間人之故一邪請匪レ以二其道一而習二於其文一余
嘉二其志之篤一而其請之又殷乃特爲出二前訂
本一以借二校之一生於レ是發二所レ齋之本一獨閉レ戸坐
其舍一孑夜讎對孜々不レ息他生或過二於生出
其所レ業以相誇詡而生又未二嘗爲一レ所有レ
難レ通來質二于余一而已若レ是者凡三月而其業
甫卒即來辭二謝於余一將レ還二其鄉一余憶ン生昔日
之來志輕氣揚而貪二乎進取一乃徒二彼博裒一是
務者也矣觀二今之來一寧靖敦重純固不レ庵是ン
以テ其ノ能習レ故則不レ棄二於鄙下一執レ業則不レ遷二於
浮華一自レ今而往專篤之美其必有二以加一焉乎
余蓋竢二生異日之復來而以校一夫詩禮ヲ於余
者ノ上也但生已嗣テ承二其父祖一業於藩又且已有二
其室一矣則其能更來者未レ知何日一也姑書レ此
贈レ之聊以示二余所一レ志焉云

## 送淡輪彌西遊序

柳川侯侍醫淡輪弼已以察方東遊三年而
西歸則來於京而謂於余曰弼之遊東盡地
而踰海窺蝦夷望蝀鞠而還海以內所歷對
疆數百邑數千百所獲諸禁方神異者數百
所施驗之人千百屬復請藩而得更給期年
之暇令將復西遊如夫諸夏身毒紅夷之所
互市及北狄朝鮮之所控制南蠻琉球之所
邑屬今皆欲遍往而益探瑰瑋且驗吾方焉
願以請一言余因重叩其所以則曰凡天地
間所有萬物苟有氣味者皆可以藥疾矣而
斯民之居四方也無日不有以驗夫萬物而知
陳僻邑夫人自醫是人日傳四方之所驗知而衆方萃焉古之時
其能否此生民之常自古而然通邑大都之
人日傳四方之所驗知而衆方萃焉古之時
有達於醫者蒐焉而輯之驗而察之因遂得
以各論定其性而以立之用方度數凡今諸

事刀圭者並皆由其弟子之流而以傳其業者也雖然其本愈遠則其眞愈失且後世詐騙之傳又亂於其間今之爲方者術日拙即以是故也吾聞之禮失而求之野不如且舍夫末虛而遁探其本實也願棄而録之以俟夫達者之繼焉此弼之志也余聞其言而有感焉蓋以余觀之雖吾聖人之道末流既涘而僞者又亂之是以浮文徒繁而實効不可施而已傳曰道不遠人獨恨未獲能舍其虛末探其本實如子者耳吾聞之同氣相求同類相應今子將往而窮西海則豈無所與相親遇者耶如東海之往者尚可追也儻其有以如子之志志於吾聖人之道者乎有則願以余之言更爲告之如夫醫事余所不知尚何言遂書余所願者以寄之其行李

送川田資始歸省大洲序

自儒家者流列於藝林已降道與政分行而不復合矣古者學優則仕仕優則學蓋道與政未嘗不相待以成也聖人道以明文政以正文使學以知其明仕以事其正自聖人不出而文德日衰如晩近俗日益趨於苟且爲政者又安知夫天地之性人事之宜哉詩書禮樂之於今政也譬猶附贅懸疣乎儒家者流之列於藝林不亦宜乎雖然文德之於人也譬猶日月星辰焉是故文聖人存則顯聖人沒則微亦未嘗以亡也是以苟有忠信之實能載夫文而以行之則雖蠻貊之邦而亦可以得其民心之感起而化苟使民之所感起而化者豈猶藝林之哉然則後儒之於藝林無乃不得不列是以列乎將列已立故屈首以強從其中乎雖然列之始立也無乃又

夫詩書禮樂之說失其方之故邪余以爲使
說得其方而有實以主之則雖其處乎藝林
而其終必使儒不爲藝林矣大洲川田生世、
以儒仕以其父命東學於京從号游凡三年
及其學就將歸也余因書此以贈亦欲以勉
之其他日云

## 送小田村生歸長門序

道之難知也雖聖人有所不知余以爲此言
過矣惟聖知天是以能倣象制法以立道于
萬世使聖有不知道安從興雖然聖且稱有
所不知則其難可知昔者仲尼沒微言絶而
七十子離散乖亂則其言皆已斐然不能相
一其流遂乃分製爲八豈非道難知之明証
且七十子之從夫子或自結髮以至強若老



其所親炙與聞者豈啻僅々今論語之遺而
已邪今世所存左氏傳國語名言嘉論彼豈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淇園文集 12巻後編3巻』 請求記号 145-100
ガラス使用

有不之與識哉而今之儒者乃不論特世不
拯古人獨拾一二遺言殘編之中參合比徵
偶影響輒呫々自喜以爲已達孔子之旨矣
可不謂之狂妄乎自七十子以其親炙又多
博聞廣記也且得其宗要者稱希則道惡可
麤心而談長門小田村生世以文學祿其藩
藩文學之盛世或稱之比古齊魯而小田村
生猶且負笈來京求諸名儒而與之從遊豈

以嘗求道其藩中諸儒先有所未慊其心與
居不期年復去將歸余意京諸名儒其亦有
慊其心也因其別乃謂之曰子所求者無乃
七十子所或未至者耶子之論孔子尚未盡
孔子耶夫孔子聖則聖矣至如其所道乃亦
斯人之道孔子之前數千百歲列聖之所傳
雖然是七十子之所難知者而孔子何以獨
能達識焉曰聖故也則七十子何以知其聖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淇園文集 12巻後編3巻』 請求記号 145-100
ガラス使用

不謬也古所傳孔子與墨子同時而墨子之徒皆以非儒畢子之後又有楊朱此二家皆言其道本之堯舜後世楊墨廢黜而儒者獨見稱道之正者抑何也豈以其果有中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者焉乎道苟未達之所辨是之謂非食易有之曰異稱而隱又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故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



子藩諸儒先其必有能識此而以論孔子者上其或待其人而未言之也今予將歸謁藩諸儒先吾故願以問之爲先也子之庭能大則彼之鐘其必大鳴矣

送順師序

夫文載道之器文明則道不獨昧而道或隆或汚自古而然今世理平者又矣蓋嘗以道文其憲章法刑上自朝廷下至諸侯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淇園文集 12巻後編3巻』 請求記号 145-100
ガラス使用

唯脩其憲章法刑則足乎其理矣是以君子之講道德者希矣余觀今之爲文者率不過喜布之士其餘則浮屠氏而已而其晦日益甚夫欲道之明也非君子爲之則不可得也已雖然文明則道將隨之及道彰也則君子亦必講之矣伊豆順師釋氏也而甚嗜於文從余遊期年頗達其義及其將歸乞言余以爲其遊自今多嗜文者焉乃謂之曰順師雖非其所道願又以明斯文爲任也其必俾吾道著矣余聞之釋氏亦以慈悲爲心順師以此行其慈悲則其爲慈悲也大矣安永二年秋九月平安皆川某撰

## 送冊羽子牙還西尾序

西尾侯之爲京總護衛府其儒臣冊羽子牙自其藩來從以余素相識故屢來顧余與言舊故談道義居無何公承大府之命而

復東矣牙亦將歸其藩乃請余言余以爲公之東其必有參政之命矣子牙爲之臣其猶雲之從龍蛇以騰乎余伏在草莽譬之螻蟻之蟄也以欲謀於雲之所騰不亦遠乎無已余將言吾蟄於子之騰其或有取焉乎凡蟄者皆亦待夫籟者耳其蘇或以早或以晩不得其時而動必有悔矣所謂時者有物起自中而孚感以應者也非智巧之取之機會而先以動之謂也蟄之道已如是雖騰其或有之矣盖三代之治以封建秦漢已後之治以郡縣此世之所晉知者而不知其爲治之道亦皆因以相異也三代之治用士任賢上總其大權百官授之以能而有功陟之有過黜之秦漢已後之治用吏任才上總其權不假分寸貴詞察由告訐百官皆奉其三尺而以規矩爲而已我近時

之俗爲下者以不敢自決爲黍而爲上者好
掣人肘而以爲能也此何以與秦漢已後之
治異夫道自道也義自義也儒者之講道義
惡得置口喙其間乎雖然方今明執政在上
自今已往三代之治其或可冀也矣子牙之
將有所建議於其君者亦宜以漸而進視時
而動故曰騰亦或有斃之道矣過此已往在
子牙所擇乎在子牙所擇乎

送澤邊生歸宮津序

澤邊生已爲其君及大夫所善命擢爲文學
之職嘗侍其君問及易生謝未學君因命復
入京受予易既居半年其義畧通則歸限已
迫矣余固謂之曰子君之命再遊者欲子之
以成國器也夫國器者豈徒以其文而已哉
其所學不足以華其國則又何足言且士之
所求在獲於君而子今已獲於君未獲於大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淇園文集 12巻後編3巻』 請求記号 145-100
ガラス使用

夫則言未可得發而子今已獲於大夫是其道之伸可期而待也雖然當今之世禮與樂不可得作也國之政刑皆有舊典利不十倍亦不可易也況是言之子之所宜務者其在以格君心之非乎其在以救大夫之眚誤乎君心有非而不能格大夫有眚誤而不能救雖學多亦奚用爲至如教育藩中子弟以成其材者抑亦其次也吾願子之以所學用之於夫格與救以華子之國也如譴責黜罰以天時然又安足懼易曰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事君雖親近而勿狎狎則君慢慢則諫不可得出事大夫雖朝夕見而勿阿阿則大夫易易則言不可得發雖然今諸侯之邦率皆重門地貴厚祿而居文學之職者率亦門地卑而其祿薄此固世人之所輕且其爲職近乎巫醫星曆卜祝之流人主之所易褻弄

非以愼德則其道難行夫子所謂大過者以
子之躬思之其亦在此數者之間乎仍書以
贈其別

送木世肅遷於伊勢序

木世肅以雅尚風流聞名於天下者久矣上
自王公大人下及閭巷庶隷其耳目稍涉文
字者無不知大阪有世肅者西夏紅毛乘舶
來賈於我者亦必與聞其名焉矣世肅之藏
書如二酉之洞蓄異玩奇好類波斯之肆而
其交遊日廣屨常滿門世肅素封不欲營家
人之務因貸其産與業於人獨取其雇以自
給其使用身居肥遯常與天下之士游此其
爲人豈謀不羈而盜奸利者哉去歲世肅乃
被獄之寃誣而官奪其業又會新政之改
革與時俗之去就而前日之良産皆爲稗敗
不足食矣世肅心欲遷徙隱於田間適長島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淇園文集 12巻後編3巻』 請求記号 145-100
ガラス使用

侯爲護衛於大阪爲之哀其落難因勸之東遷以居其封邑之中世肅卜吉乃從之其將行也來京見余而辭余因謂之曰窮達命也非人也且物固惡盛蒲子之名敷海内外者此或其所以自取禍者矣則又何怨於天業與產今皆不足以食則亦不足慼交遊廣於天下而無人爲辨其寃誣則棄之亦可也耳且子其業雖已失而顧其所藏書所蓄異玩奇好皆猶具在而今載之以行乃以營其邑居安其靜閒讀書銷日閱玩娛情是亦可以終年也昔何良俊棄官而隱以讀其藏書乃有語林而出吾將待子之語林之出焉世肅乃笑而行

贈船田生序

師之於弟子猶父之於子也禮言其事之道均之君父而能行如禮世鮮其人矣越富

山船田生學醫於橘玄格玄格夫府醫橘玄陶之弟其家在京兄弟皆學文於余後有故玄格遞越中以行醫船田生以故得師事之數年而玄格殁其妻攜其遺孤歸其父家而生則常恤視且教之及其年十五身自棄其業捐其費攜之入京其心蓋欲使其復通其族籍于宗且得就學也橘氏之族有清水祥助年老無子亦業醫見其遺孤慧可成器欲得爲嗣玄陶之嗣亦豹亦欲因以其女配生初不肯或謂曰籍既通業既可就何必家于越而又會其母家書至亦欲從其請乃始從其議然殊非其志也嗟如生之於其所始終可謂不厚哉使天下爲人師者皆得其弟子如生則其師之志靡所不可繼於後矣而曾子所謂可以託六尺之孤者生其庶幾矣生以其師之故亦學於余及其將歸因

爲述余所親睹以贈之云辛亥孟春

奉送膳所侯東覲江戸序

凡物之遇合皆無非時者矣而時者乃亦無非天之爲之者矣蓋先是天明丙午春三月公在江戸未還藩也其藩諸大夫皆相共議欲迎余令講經其藩城中以訓其群僚胄子使人來請余余諾之而未果也及其夏五月公來歸則遂厚其禮以聘余余自是每月凡三造焉而公與大夫諸臣僚胄子皆聽余講余初爲之講禮大學既又及論語然以月僅二造故月常未竟其一篇也當是時京師新經回祿宮城方有營建之謀官徵其材於天下以舟運致之京鴨河東北空地而積之如山令近畿四諸侯各設廠其地使其臣番衛守之且代巡警火而公亦與焉以是故公雖非其所親泝亦不得不以待

事於其藩也是以自戊申夏五月至辛亥夏五月凡經四年則又得以竟聽余所講以完其業也此豈非遇其時天之使之然邪余曩所講聖人之道君子之業公雖或不能盡記其言而至其大要乃亦靡不略通其義入君之於學苟通其道之大要而守之不失則亦足矣且天所使之完其業者公其不可不以敬守其所嘗聞也及其將東覲也敬告以是說也遂書以奉贈之其行云

送隈元生歸國序

車之大者必多任載多任載者我知其行之能遠矣小者反之士之寬量而多容者我知其材之可堪大任其事又可有行於遠大矣隈元生爲人其器宇弘曠而心氣樂易與人交不校其細過自其邑都城來京學於余亦喜聞大義而不事章句余初疑其好游惰不

欲就勤苦者及父而察之乃以其身有幹能
故不肯就書生業者矣而其行事苟其所始
之者未嘗不爲之其終也其交言苟其所約
之者未嘗不守之其信也此其爲行衆之所
特賴者也余於是知使其任事可以有行於
遠大矣生之僚友藤嵜生前嘗來學於余而
以還其鄉爲其國相其地形之利便方今因
其山溪之流開鑿漕河通日向豐後二國之
間以達于海而日薩隅三州之民行皆將大
賴其利焉今隈元生之歸亦或有能踵如藤
嵜生之功乎倘能因生之或與政事或佐教
化使其三州之士民嚮義以興於仁則其於
爲功也亦大矣余將望之於隈元生雖然生
之材之展與不展亦在其上之用與不用矣
今其歸吾不敢不鳴吾所識於生者也是以
言之

## 送淺井元民歸瓊浦序

醫之於病也視之陰陽察之虛實其權中度其衡會要夫然後其治可爲焉而陰陽之變虛實之徵其機至微矣自非靈府不擾神明完固者其機無感而至微靡入何以中其權何以會其衡哉世醫不知得魚之當舍其筌也論泥歧黃藥恃禁方以是治疾譬猶刻舟求劒耳況又務虛文飾華貌巧佞媚世欲以鉤名譽者此皆神不內營而素樸外散精涸其中而玄黃皆錯乃其治之不草芥人命者幾希矣何以知之蓋夫治疾猶治國家名利昏其心成法錮其用者未有能致其民之安靖者也瓊浦醫淺井元民來遊京也一冊訪余而共語其人渾然抱璞不好文飾言雖恭遜不揀是非而爲余言今醫務虛文飾華貌者非醫之宜也蓋元民所與遊之醫或類爲

虛飾者元民必戒勸以改之云此其心蕪幾
靈府不擾神明完固者歟今且聽其所言視
爲久也及其請言遂書以贈且副以歌

送賀川延昌赴阿波序

初予爲子玄翁視其產論草翁因使其嗣玄
迪從予學及玄迪作產論冀予復爲視其草
玄迪亦使其嗣今玄悅學於余予玄之發距
今已十四年玄迪之發距今已十二年而其
門受業者日更益多寬政二年庚戌五月
皇妃葉室新典侍有孕已經九月而體氣不
安因
命其父中納言葉室藤公迎妃其家以養之
諸醫治之皆未得效藤公素聞玄悅家
世善治產育之事乃召玄悅診妃託以其
治乃進藥湯一貼而安其六月朔日

皇子降誕蓐事順易無有一災害藤公嘉悅
大賜褒賞云玄悅自其父玄迪筮仕阿波矦
夫藩臣而得治
皇子之産事者世豈有同其比者乎其八月
阿波侯在藩蓋前已傳聞之又會其侍妾之
孕將及彌月乃急召玄悅蓋亦兼欲親聞其
事也則其喜可知也初子玄翁始起業常爲
余言苟使我道行世則後世艱産可救十八
九安得速播之天下也當時予亦爲冀其道
之行唯恐其及世之不廣也其豈知有今日
乎藩臣而治
皇子之産事則其業之傳自今益廣矣嗟呼
使子玄玄迪尚存則不知其喜當何如也余
則書贈之以發其喜於其行
送龜山松蘿大夫赴江戸序
夫一積爲十十積爲百爲千爲萬隨其所總

之位異其名稱而其實皆同一也爲民人之上者士總士者大夫總大夫者國君諸侯而王而天子亦隨其所總之位異其名稱而其實皆同民也數無所總則物紛民無所總則事亂是故位署之設所以分貴賤定上下約繁冗表統歸之道也是以其位之相疑其職事之相妨者宜可愼避莫之爲也如其他則無所不可爲矣其所以得相總之事務不可

不以講爲也如其他則宜可莫爲之矣其所謂不可不以講爲者何也名位者虛也德義者實也無實而有名者譬猶竊有之也豈足以能相總乎今之世諸侯及卿大夫率多世祿乃或以爲已所以得總彼衆士庶者以門地然也乃以其頭不多動手足不多運用口不多言說爲其容貌驕泰日習汰侈月長民言無嘉聲怨益積矧能知講其德義而理其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淇園文集 12巻後編3巻』 請求記号 145-100
ガラス使用

庶政哉昔者周文王以三分天下有其二而其身卑服即田功越勾踐以霸天下之資而身耕而食夫人織而衣以勞於民事夫爲霸王者尚且爲之則其已下可知其宜爲也今不知其千萬之所以爲千萬又不知其千萬之猶爲一也乃不知其諸侯卿大夫之所以爲諸侯卿大夫又不知其諸侯卿大夫之猶爲民者豈不殆乎龜山源大夫公幹君其

先君之弟而　先君命之爲卿大夫賢而好道愛士而下衆以　公尚幼在江戶藩邸而大夫在藩撫御其士衆今茲　公命召君赴江戶藩邸顧亦以君年尚少令之一來以視其藩邸之事乃亦無非欲令君知其所以爲卿大夫之道之意也君臨行請余言而余所欲言者即亦或　公命之所在者余將何言余將何言

## 送高野昌碩歸水戶藩醫高野昌碩來學醫旁從余問字序

水戶藩醫高野昌碩來學醫旁從余問字者凡二年而將歸則來乞余一言余適作書經繹解而心有所感因謂之曰吾聞子在京學醫遍求古醫籍之逸書所獲者盈數十種豈然歟曰然今世醫之所不能者子將求之其逸書以多救人夭昏札瘥歟曰然曰然則今有救人死之道百倍子所欲爲者子豈



頹闇之歟曰然余因遂謂曰夫堯典象以五刑流宥五刑五刑三就五流三宅者其可以施行者唯今時爲然蓋自上古用刑世亂則刑用酷蓋民多憤死不畏死非用酷不足以威之也世治則刑用常蓋民多安生貪於生雖不用酷足以攝之故也及治平久則民又樂生貪於安雖不用殺其流刑亦足以禁之矣世所傳堯舜之民比屋可封者誇張之言

已雖有契之敷五教變之教曺子安能遽得
以被化海隅之蒼生哉蓋亦猶有當就五刑
之民當從五流之人故曰五刑三就五流三
宅若其無有犯者焉用言欽哉惟刑之恤哉
乎乃亦雖有當刑之民皆宥以五流者也已
乃亦以知當時之民之不用殺是以威之故
已而此又不止堯舜而宜爲之也孔夫子有
言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所謂
百年者亦以言其治平之已久者也今吾
邦民耳不聞鼓鼙之聲目不見干戈之色而
以致治安者已二百年矣而其未能去殺者
豈非曹沫所謂肉食者之鄙乎且昔者我保
元之前百四十餘年其政已能除死刑及信
西之爲政始奏復用死刑當時君子皆惡信
西不仁而信西由是其身竟被殺戮君子謂
之天戮夫當除而未除與已除而復用其相

去之間不甚遠一嗚呼豈可不畏哉且今海内諸邦其在荒僻者其人民之土盍恩宥其刑民以實之土盍恩宥其刑民以實彼空曠乎是故除二死刑有二五益其一可以感化凶惡之民其二可以蕃庶人類其三可以殷實空曠之土其四可以廣財用之源其五則其曠蕩之仁德可以邀望天之福祚以永延國運之長焉矣且余聞子君其就封之時盡赦其國中有罪而囹圄空者殆二年矣然則唯子君可以告今之時宜然也矣況以其爲天下大宗室何此事之不可以建言之有以子之職其可遂得朝夕密邇其君則又何此言之不可以聞之有此豈非有故入死之道倍子之所欲爲者乎高畤生蹙爾有懼色而又欣爾有喜色然竟無答而辭別而去吾竟未能測其意之所在也

# 送山嵜生歸江户序

山嵜生在江户已能業詩書以教諸生而聞吾精於易學乃遂舍其所教跋涉千里來京謁予受易其志之篤蓋亦不易多得其匹也已雖然易之爲道極精微而其於爲業亦多端蓋有開物之法有成卦之式有原辭之傳有闡名之學有理經之義有探蹟之術有象名之數固非期年之遊可得能殫也生孤貧



其在京寄食僧家用其課授讀書於其門弟子之功以報其養以其餘間日來余塾中以受業夜則手自謄寫余所著易註開物之諸書詩云維日不足者生之謂也是以其居京期年已能傳摸著之術闡理經之義其餘開物成卦原辭闡名象名之業或及其半或未之及會其父病其家人馳書召生生不得已而理裝東歸夫以易之道極精微自非篤志

如生未易辛其業則今其東歸豈獨生之恨
恨而已哉余之視其歸譬猶吾手之將喪指
耳雖然自孔子沒迄今已二千三百年其開
物之道不闡於彼而闡於此不出於前後而
出於今且以予愚劣之無比而偶然得通斯
道者此豈獨人事蓋亦有天數然則今生之
歸安知其不得不日更來而以盡傳其全業
耶當其歸也余心欲令生知予望於生之意



也因書之以爲送序

## 送孫福生歸山田序

伊勢山田孫福監憲舊嘗遍書以請爲予弟
子及寬政甲寅春三月遂來京寓塾學詩易
先是監憲在家自爲詩多讀前儒詩說皆不
以諧當而心深抱其疑至於易則徒承宋人
之謬以爲不過爲卜筮之書也及親聞予說
詩篇次爲重易開物明名之義積疑頓祛微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淇園文集 12巻後編3巻』 請求記号 145-100
ガラス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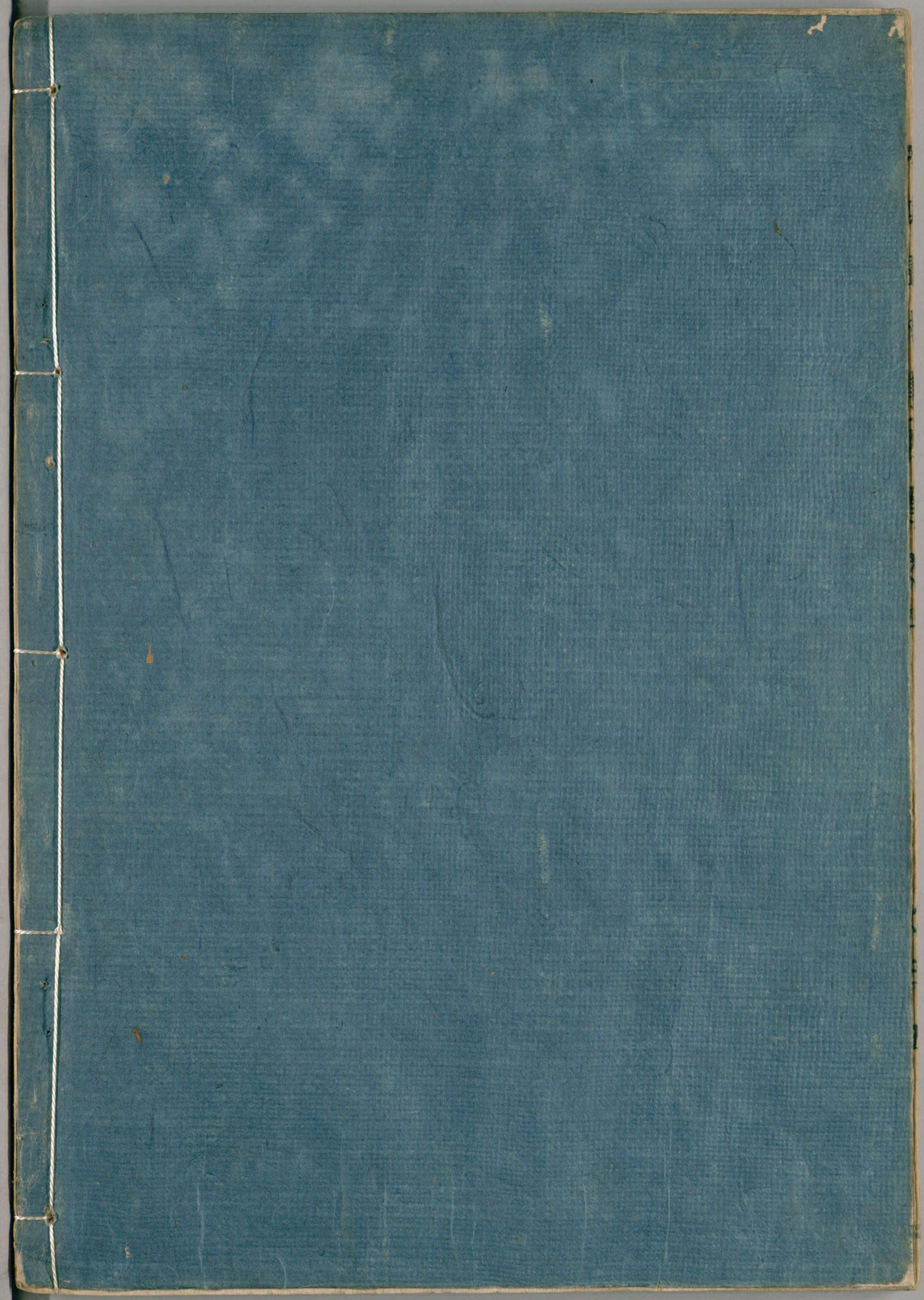
旨深入乃益以鑽研焉蓋居三月而其業畧就監憲身已當其家亦有妻子共家事甚繁於是不能復留治裝將還鄉請予一言予因謂之曰夫詩周南淑女以喻君子所配之命而其稱以窈窕者蓋言隱在幽深者也至於召南君子而其德乃彰乎行矣易乾卦初九潛龍亦陽隱在下者也至於九二見龍而其德乃見乎民矣易之開物其初均與終相合此其中含開標喻實者也至於著列力氣分之而開標喻實之義乃發章乎其外矣由是觀之凡道德之所昭顯於世者其源亦必基乎幽隱矣是故予今身方隱以事著述至如昭道顯德之任吾將待吾後之人也吾子已聞詩易而其心又已無所疑余說則章明之吾子鄉國及四隣之國之任者願吾子以志之他日而以益勤脩也監憲請書之因以贈

之其行

淇園文集卷之四 終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淇園文集 12巻後編3巻』 請求記号 145-100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淇園文集 12巻後編3巻』 請求記号 145-100

ガラス使用